

CHINESE

sam
singaporeartmuseum
CONTEMPORARY ART IN SOUTHEAST ASIA

HO TZU NYEN Time & the Tiger

REFLECTIONS ON ASIA BY
CRITICALLY ACCLAIMED
SINGAPOREAN ARTIST
HO TZU NYEN

24 NOV 2023 – 3 MAR 2024
TANJONG PAGAR DISTripARK

欢迎进入《光阴似虎》展览，本次展览为艺术家何子彦职业生涯中期作品展，展出了他自2003年以来创作的多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当您于两间展厅之间漫步观赏时，您将发现何子彦作品中的关键意象由各主题线索往来交织而成，而你正置身其中。例如，“虎”不仅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更是何子彦在艺术道路上的恒久主题。

每件艺术作品的入口处都注有详解，内容几乎完全基于本人与何子彦及策展人的对谈，以加深您对作品的理解。在这里，您将走近艺术家引人入胜的叙事，了解那些曾占据其想象世界的各色人物。从以多个名字为人们所知的桑·尼拉·乌他玛 (Sang Nila Utama)--他在前殖民时期建立了新加坡王国；到拥有30多个化名的历史人物莱特 (Lai Teck) -- 他领导着马来亚共产党，同时秘密为多个外国特务机构服务；再到根茨·Z·汉拉恩 (Gene Z. Hanrahan) --他的存在曾激起关于美国中情局插手东南亚政局的种种猜测.....如果说何子彦的艺术世界是一幅变化无穷的拼图，那么这些谜一样的人物，与这些以他们为灵感而创作的艺术作品一样，为这幅拼图填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

对这次展览的思考让我得出了一个矛盾的认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何子彦的艺术经历了长足的进化，同时也呈现出惊人的恒定性。我记得何子彦曾对我说：“时间不是单行道，并非像流矢一样向前射去。相反，时间会在不同季节、不同时代和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之间往复回旋、弯曲和盘旋。有时，它会回到原点，有时又会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当您穿行在这个迷宫一样的空间时，建议您带着艺术家的这一见解，欣赏其作品。

导览说明：

您当前位于展厅1，在走廊另一侧的展厅2中，您将看到艺术作品《一只或几只老虎》，这件作品深入探究了老虎在东南亚的历史。

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咨询展厅的工作人员，他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绝境旅馆》

2

《东南亚关键词典》
(CDOSEA)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
形层叠(人脸)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
形层叠(景观)

3

词典中“F”条的“Fold”
(折叠)

4

《无知之云》

5

词典中“T”条的“Time”
(时间)

6

词典中“T”条的“Time”
(时间)：时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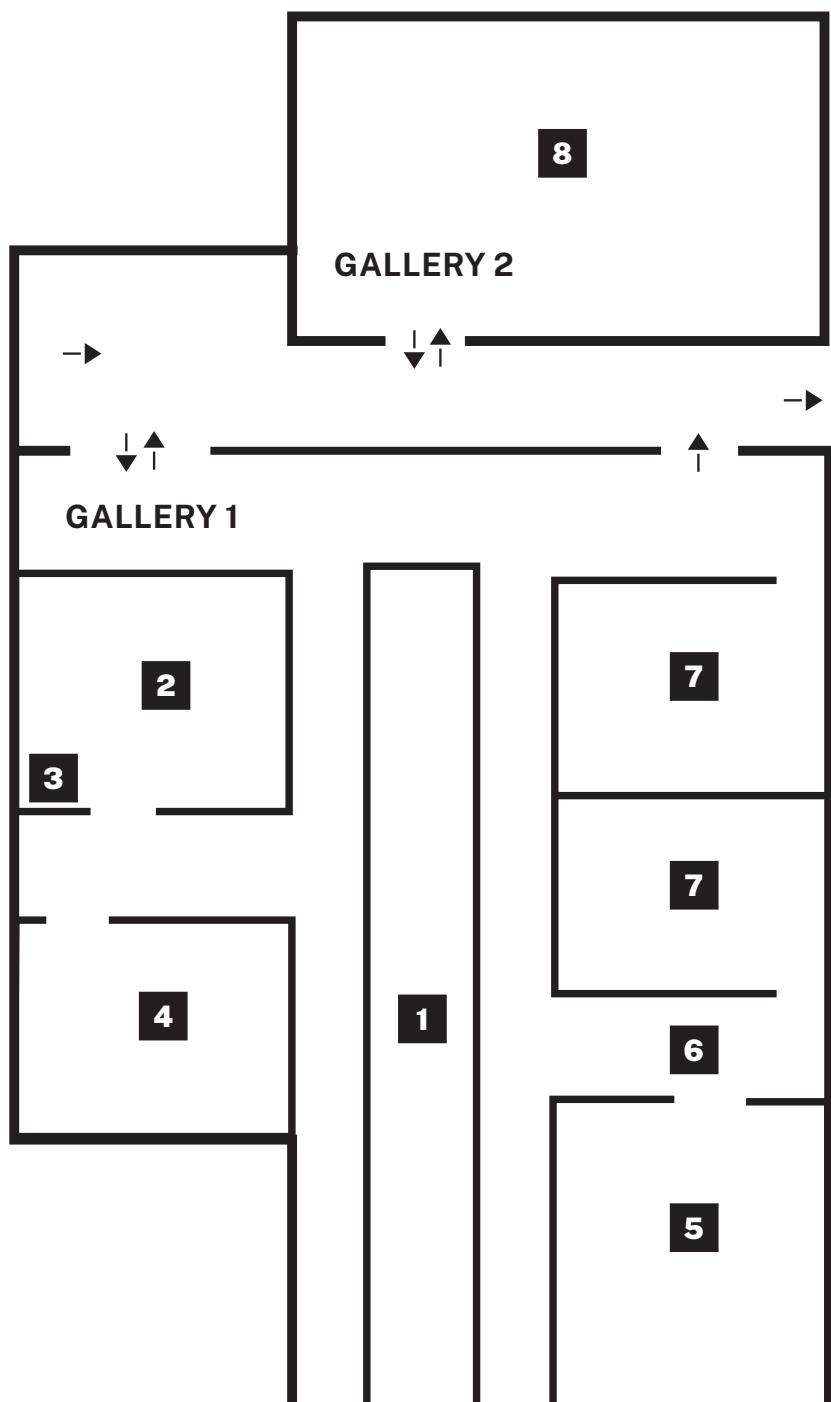
7

《名字》

《无名》

8

《一只或几只老虎》



1 《绝境旅馆》

2019年

录像,自动风扇,传感器,显示控制系统

录像:六频道投影,4:3,彩色,24声道,84分1秒

浪:12分钟;风:24分钟;儿童:24分钟;虚空:24分1秒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想象一下,当您迈入一个房间,看到神风特攻队的一队飞行员正与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动画导演横山隆一,以及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聊天,那会是怎样一幅场景?《绝境旅馆》于2019年创作,是艺术家想象出的一方天地。在这里,经历过二战的多位日本历史人物齐聚一堂。

何子当彦常常问我:“为什么日本人将这场战争称为‘太平洋战争’,而在新加坡,我们却按照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能否抛开对战时意识形态的不认同,单纯从日本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观点?想要了解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就像阅读两本不同的书。虽然描写的是相同的历史事件,但却各有各的讲述方式。”

《绝境旅馆》重新使用了小津安二郎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经典电影中的场景,但有一处却加以改动——艺术家通过一种叫作“转描”的细致技术,遮蔽了演员们的面孔,这一细致技术需要手动修改每一帧画面。人物缺失的脸部犹如一块块留白的画布,唤起了观众对小津安二郎电影作品中那些充满力量的表演和人物的思考。对于何子彦而言,这些抹去脸部的人物变幻多端,既是每一个人,又谁都不是。

1943年,二战正酣。小津安二郎被派往新加坡,为大日本帝国陆军(Japanese Imperial Army)拍摄一部宣传影片,而横山隆一也出于类似原因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也许是一种沉默的反抗,小津安二郎没有完成影片的创作。但横山隆一完成了,他在后来制作了《阿福的潜水艇》(1944年)。何子彦和我都想知道:为什么小津安二郎没有应要求拍摄这样的影片?他是在反抗大日本帝国陆军,还是单纯懒得拍摄?在横山隆一的影片中,标志性人物阿福是一名年轻学生,被安排在一艘驶向战场的潜水艇上。您将在第三间展室看到戴着水手帽的阿福。

有一次,当我们在追看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动画时,何子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阿福的潜水艇》这类日本动画是运用“合成”技术制作的。“合成”就是把图像分成不同的图层,再通过图层之间的移动来制作动画。如此一来,“合成”可以通过创造层与层之间的动态作用,实现移动的动态效果。

在《绝境旅馆》中,何子彦深入研究了合成艺术,同时加以创新。他并未将视野局限于单一的屏幕,而是在多个屏幕上播放录像,为观众提供小津安二郎和横山隆一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不同视角。通过将这些故事层层叠加,艺术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两位电影导演截然不同的经历,还启发观众从更深层次、更多维度来看待人类历史上的这段动荡时期。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合成”已经超越了动画制作技术的范畴,它更像是一种隐喻,促使我们理解生活和历史多层次的复杂性。毕竟,我们对世界和历史的感知不就是各种来源、经历和观点的合成吗?有时,我们会叠加一层层的新·见解,有时,我们也会主动剥离由来已久的设想,参悟出对过去的不同看法。

2 《东南亚关键词典》(CDOSEA)

2017年至今

录像,迷你电脑,算法编辑系统,LED灯

录像:单频道投影,16:9,彩色,五声道,无限时长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何子彦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东南亚关键词典》(2012-)的核心是一个问题：“东南亚从未被单一的宗教、语言或政治制度所束缚,是什么让东南亚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若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太过于轻描淡写。

毕竟,“东南亚”一词甚至都不是源自东南亚的多元群体。这个概念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东南亚司令部(SEAC)这一个盟军组织的成立,才开始盛行。该盟军组织旨在将东南亚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时间快进到20世纪50年代,你会发现“东南亚”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各种“东南亚研究”系在大学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人认为,其中一些起始的课程可能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目的是什么?在冷战时期打击共产主义蔓延的背景下,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该地区。

何子彦的努力不仅限于研究该地区,他还渴望捕捉其难以言喻的精髓。2017年,他通过CDOSEA(以《东南亚关键词典》命名)实现了这一目标。CDOSEA首先是一个包含与东南亚历史相关的视频剪辑、声音和字幕的数据库,但它也被编程为一种计算法,不断从数据库中生成随机序列。这就形成了一个无休止的、不断变化的视觉和声音织锦--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实体,它拒绝停滞不前。每当CDOSEA生成一个新版本或序列时,它只是一个版本,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解释。CDOSEA就像一个模型,一个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地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这一地区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是任何单一叙事都无法包含的。

因此,当我们谈论何子彦的作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潜入一个创作过程,试图调和东南亚这样一个多元化地区难以把握的细微差别。它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完全捕捉--只能无止境地探索。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形层叠(人脸)

2019年

光栅打印、LED灯箱、金属框

180 × 80 × 10厘米

艺术家个人收藏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形层叠(景观)

2019年

光栅打印、LED灯箱、金属框

180 × 180 × 10厘米

艺术家个人收藏

3 词典中“F”条的“Fold”(折叠)

2021年

纸上彩印

配置可变;12.4 × 18 × 5厘米(闭合状态)

艺术家个人收藏

受印度尼西亚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 Indonesia)委托创作

4 《无知之云》

2019年

录像,自动风扇,传感器,显示控制系统

录像:六频道投影,4:3,彩色,24声道,84分1秒

浪:12分钟;风:24分钟;儿童:24分钟;虚空:24分1秒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2011年,何子彦携装置艺术作品《无知之云》代表新加坡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在这一作品中,他探索了“云”这一变化万端的意象,讨论了“云”在艺术史中不同的呈现,同时以一种宏大的外部视角,将一群独自生活在政府组屋中的不同人物联系在一起。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艺术家们会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来表现“云”,这一意象通常象征着欢庆与圣洁。与此相反,中国古典山水画中不是通过涂抹颜料来捕捉云的本质,而是用留白的手法突出其虚无缥缈的特点。许多中国画家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认为“空”或“本无”并非不存在,而是充实的,是蕴含着勃勃生机的一方天地。

我一直觉得,在何子彦的艺术作品中,空白或留空的画面很能体现这一思想。不只是《无知之云》,作品《绝境旅馆》中的人脸也被隐去,甚至《东南亚关键词典》(位于隔壁展室)中的屏幕也会因后方闪烁的LED灯而不时出现空白。

其前提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我为何子彦呈现的每一幕空白,都是在为观众创造一个空间。这不是空洞,而是无尽的可能性,它触动着我们,让我们用想象力来填补这片空白。我们能否将空白想象成通向不可预知的未来的大门?《无知之云》的开篇画面是一幕空白,紧接着出现一个人物凝视着屏幕。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人物可能就代表着您,也就是观众本身。

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这片即将拆除的组屋区内。一间间空荡荡的公共住房成为了原本与世隔绝的几个人物的舞台，这些人物各自代表着以痴迷云朵著称的艺术家们：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雷乔（Correggio），他认为云是通往近神性的道路；有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其作品以天空布满朵朵白云而闻名；还有中国水墨画家米芾，其作品则以烟岚云岫见称，揭示了人的一生在浩瀚宇宙中不过云烟过眼，转瞬即逝。

云的形态千变万化，巧妙地提醒着人们，现实并非总是如你我所见。

置身于这样瞬息万变的空间里，人们愈加难以辨认眼前究竟是单纯的空白、是留白处潜藏的种种可能，还是只是云朵在风景间的无声浮动。

《无知之云》以作为观众的你被笼罩在如梦似幻的迷雾中，作为结局。

5 词典中“T”条的“Time”(时间)

2023年至今

录像, 纱幕, 稀松布, 实时算法编辑与合成系统

录像: 双频道同步高清录像, 16:9格式, 彩色, 八声道, 60分钟

受新加坡美术馆与Art Sonje艺术中心及M+联合委托创作,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和沙迦艺术基金会协办

6 词典中“T”条的“Time”(时间) :时钟

2023年至今

38台显示器(不同尺寸), 应用程序及录像, 时长不一(短至30秒, 长至无限时长)

受新加坡美术馆与Art Sonje艺术中心及M+联合委托创作,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和沙迦艺术基金会协办

何子彦曾说:“‘时间’是我多个作品中的主角”。对他而言, “时间”不仅意味着时针的转动或光阴的流逝。在探寻时间难以捉摸的本质时, 他会深入原子层面, 剖析时间的概念, 再将视野扩大到浩瀚宇宙, 思索时间的广袤无垠。他沉吟:“时间到底是什么? ‘时光飞逝’、‘时节如流’——我们似乎只能通过比喻来描述它。如果时间是一条河流, 那什么才是河岸? 时间是单一的吗? 如果是, 这个时间是作为‘主时钟’, 控制或约束着其它时钟吗? 还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时间, 每个都各行其是?”在策划这次展览时,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时间的这些不同表现形式是否可以共存共赏。

《词典中“T”条的“Time”(时间)》汇集了何子彦对“时间”的不同注解和种种猜想。从时间的象征与概念, 到亚洲和西方计时传统的历史, 该作品涵盖了多个主题。其中还加入了一些个人轶事, 如何子彦之友兼合作伙伴Arai Tomoyuki的童年相片和家庭影像, 以及何子彦与曾培杰先生共游维多利亚剧院钟楼的经历。现年79岁的曾先生不仅是何子彦工作室所在大楼的管理员, 还守护了维多利亚剧院的大钟三十多年之久。

何子彦将这些注解以二维动画的形式重新制作, 并输入一个算法系统, 由该系统将其打乱并重组为一部共有42章节的“影片”。每次随机打乱后的顺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 而每次重组都由韩日裔自由爵士萨克斯手Soon Kim的60分钟即兴独奏加以强调。

尽管在不停变化, 每轮循环却都会保留重复和有差异的元素。

何子彦为《词典中“T”条的“Time”(时间)》配备了39件《时钟》, 件件都是时间的化身。从15秒的简短循环录像, 到以24小时至165.8地球年(海王星上的“一年”)为周期运行的应用程序, 各个“时钟”时长不一, 其中还包括一些实时时钟。总体而言, 《词典中“T”条的“Time”(时间)》和《时钟》代表了何子彦一种颇具前瞻性的机器模型, 它能不断地生成关于时间的新故事、新猜想和新幻觉, 并且是实时产生。

7 《名字》

2015 - 2017年

录像, 16本书

录像: 单频道高清投影, 16:9格式, 彩色, 六声道, 16分51秒(英文); 16分52秒(中文)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无名》

2015年

录像

录像: 同步双频道高清投影, 16:9格式, 彩色, 六声道, 21分15秒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2015年, 何子彦分别创作了名为《名字》和《无名》的录像作品, 这两件作品源自他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东南亚关键词典》。该词典以英文字母为索引, 思考东南亚地区存在的多重现实。

作品《名字》源自字母“G”条的“Ghostwriter”(幽灵写手)和“Gene Z. Hanrahan”(根茨·Z·汉拉恩)。

据说, 根茨·Z·汉拉恩是好几本书的作者和编辑, 包括《马来亚共产主义的斗争》(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50则伟大的东方故事》(50 Great Oriental Stories)和《商店实务岗前课程》(Pre-Service Course in Shop Practice)。一度有人猜测汉拉恩并非真人, 而是美国中情局虚构的人物。多年来, 何子彦从网上购买了几乎所有已知的汉拉恩书籍。

汉拉恩可能是多重身份的化名, 而作品《名字》的灵感即来源于此。在我看来, 汉拉恩是了解东南亚共产主义受到压制的那段历史的渠道, 同时也是何子彦从多角度切入这一复杂议题的多层次容器。

值得深思的是, 《名字》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为英文配音, 暗示汉拉恩只是化名, 是一个虚构的身份。第二个版本则为中文配音, 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汉拉恩是真实存在的人。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放在一起观看时, 会产生明显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 观众——也就是您本人, 只能去调和这样相悖的叙事。这种表现手法让我想到了少儿游戏“传声筒”。在这个游戏中, 无论人们多么努力地复述原本的故事, 每一次讲述仍会改动故事的内容。

**

《无名》源于字母“L”条的“Lai Teck”(莱特)。

莱特其人于1939年至1947年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至今仍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人物。他拥有30多个化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无人知晓。“莱特”出生于越南，在20世纪30年代抵达新加坡，并迅速晋升为党内领袖。如今人们已知晓，他还是三重间谍，是一名暗中效力于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秘密警察。

何子彦首次通过《无名》讲述了莱特的故事，该作品采用著名演员梁朝伟在香港电影中的表演片段改编而成。有趣的是，在梁朝伟的演艺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双面间谍、告密者和叛徒的角色。

也许，我们可以将围绕着莱特的种种谜团视为东南亚动荡历史的一大缩影——他所效忠的各派正是当时争夺该地区控制权的各方外国势力。每看一次《无名》，莱特的故事就多了一层，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事实与虚构。

我们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评判“叛徒”的行为，似乎其个性或品格存在不足之处。这类人身上的违逆性和“目的不纯”的特质让我们感到不安。然而，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叛徒”，将其看作被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阴谋、受历史车轮倾轧的人物，会更有意思。

而看过梁朝伟原作的观众们，您对影片的记忆无疑会为您欣赏《无名》时的体验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每一个被重新利用的片段，依然承载着原作所述故事的种子。

导览说明：

您当前位于展厅2，在走廊另一侧的展厅1中，您将看到两件深入探讨马来亚共产党历史的艺术作品——《名字》和《无名》，以及探讨日本在战争方面所作所为的作品《绝境旅馆》。

1

《绝境旅馆》

2

《东南亚关键词典》
(CDOSEA)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
形层叠(人脸)

《东南亚关键词典》：正方
形层叠(景观)

3

词典中“F”条的“Fold”
(折叠)

4

《无知之云》

5

词典中“T”条的“Time”
(时间)

6

词典中“T”条的“Time”
(时间)：时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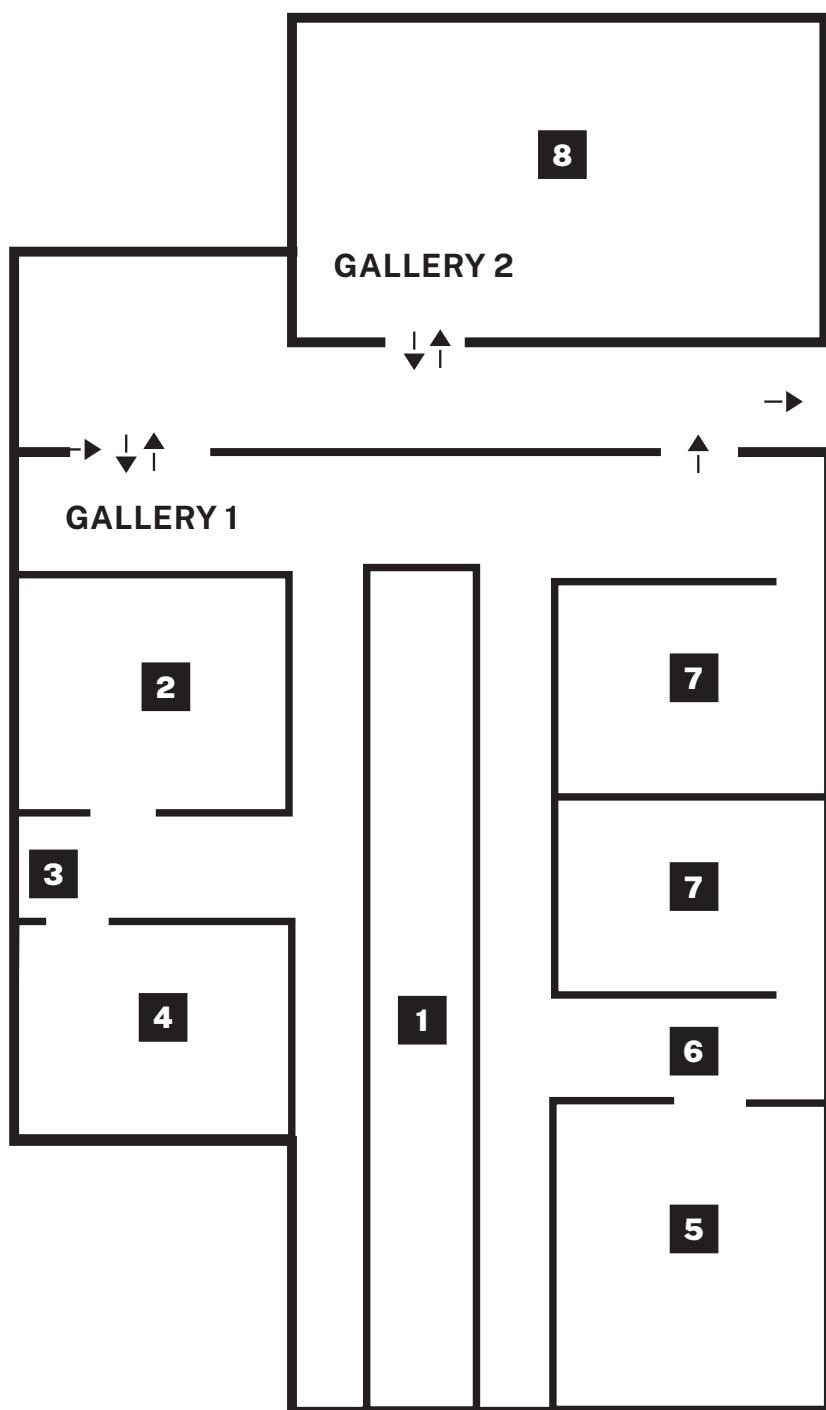
7

《名字》

《无名》

8

《一只或几只老虎》



8 《一只或几只老虎》

2017年

录像,烟雾机,自动屏幕,演出控制系统,14个铝制支架“wayang kulit”皮影戏偶
录像:双频道高清录像投影,16:9格式,彩色,十声道,33分33秒

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2017年,何子彦踏上了一段酝酿多年的非凡旅程,去寻觅神秘而难以捉摸的马来亚虎。

他的这一追求在作品《一只或几只老虎》中达到了顶峰。该装置艺术作品设有两块面对面的屏幕,展现了马来亚虎和乔治·德拉姆古尔·科尔曼(George Drumgoole Coleman)之间的超现实二重唱,后者是一位爱尔兰建筑师兼道路勘测者,曾参与现代新加坡的建设。

为什么会选择科尔曼?他于1822年抵达新加坡,正是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将这座岛屿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港口的三年后。科尔曼是该岛第一份城市蓝图的幕后策划者,并负责设计了多座标志性建筑,包括莱佛士在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Hill)上的住宅。时常幻想成为此地英籍王公的莱佛士,希望自己的住宅能用当地的传统屋顶建材“atap”(亚答叶)和木材建造,选址就在新加坡马来君主陵墓附近的战略要地——这是一场交织着当地历史的殖民主义美梦。

科尔曼与马来亚虎之间的故事就像一首史诗,讲述了马来文化中,人与虎的渊源——一则可追溯至一百万年前的传奇故事。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当时都是巽他古陆的一部分,那时的老虎就在这片土地上恣意驰骋。

在马来文化中,人与虎不仅仅是普通的猎物与捕食者,还有着亲缘关系。一种古老的说法是,人类和老虎是血亲,二者有着植根于同一祖先的神秘纽带。老虎通常被视为先祖灵魂的媒介,这让老虎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动物,更是东南亚精神图腾的一部分。

然而,正如何子彦所提醒,这一宇宙观早已被历史上的欧洲殖民主义之风破坏。通过展现科尔曼与马来亚虎之间幻梦般的对话,艺术家希望唤起观众心底的疑问,去思考历史、殖民主义、自然和精神是如何交织在一起。

除了影片之外,《一只或几只老虎》还运用了移动屏幕和“wayang kulit”爪哇皮影戏偶,让观众不仅能够看到,也能够切身感受并了解这个既古老又与今日之你我密切相关的故事。



海因里希·莱特曼(Heinrich Leutemann, 1824-1905年) 《被中断的道路勘测》(Unterbrochene Straßenmessung auf Singapore)

约1865年

木刻版画,摹本

20.8 × 29.4厘米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 图像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一只或几只老虎》的创作灵感源自木刻版画《被中断的道路勘测》(Road Surveying Interrupted),后者由德国插图家海因里希·莱特曼(Heinrich Leutemann)于1865年前后创作。这幅木刻版画描绘的是1835年发生的一件奇闻异事——突然出现的一只马来亚虎打断了爱尔兰建筑师科尔曼(他曾在殖民时期参与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道路勘测工作。有趣的是,这只老虎没有攻击在场的任何人,这包括了科尔曼从印度次大陆招来进行勘测的囚犯劳工。它反而是直奔图中央的勘测仪器——经纬仪而去。

此事发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便发动了一场针对马来亚虎的猎虎行动。到20世纪初,马来亚虎在新加坡被猎杀殆尽。

然而,老虎在自然界的灭绝却为其作为象征符号的回归埋下了伏笔。1941年,大日本帝国陆军入侵新加坡。节节败退的英军将自身的震惊与投降之举归因于日军的迅疾、凶残、狡诈和强劲的两栖作战能力——这些都是英国殖民者曾在马来亚虎身上看到的特质。当时率领日军作战的山下奉文将军因此被盛传为“马来亚之虎”。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马来亚虎再度成为象征符号,这一次,它被用于形容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该游击队运用非常规的破坏战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各地组织作战,英军不堪其扰。20世纪50年代的这段动荡时期能被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或“反英民族解放战争”,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导览说明:您当前位于展厅2,在走廊另一侧的展厅1中,您将看到两件深入探讨马来亚共产党历史的艺术作品—名字》和《无名》。同时,不要错过同一展厅中,探讨日本战争的《绝境旅馆》。

